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 主办

中国非营利评论

第九卷 2012 No.1

主题访谈：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经验

臧雷振 比较视域下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政府政策因应

陈旭清 田振华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研究

韩俊红 郑明哲 防艾草根NGO合法化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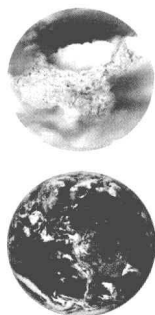
张 经 回顾，2011年中国的行业协会



China
Non
Profit Review Vol.9 2012No.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非营利评论

第九卷 2012 No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ZGO研究所主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非营利评论. 第9卷/王名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097-3234-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社会团体-中国-文集 IV. ①C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6595 号

中国非营利评论 (第九卷)

主 办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
主 编 / 王 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李玉清 关晶焱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张兰春
项目统筹 / 刘骁军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 / 279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234-2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语

2012年元旦，天一亮就驱车至香山脚下，登初日的香炉峰。

新的一年，对人生、健康、事业，以及我们的评论来说，都有许多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新年第一天，我选择登山。

回望过去的一年，“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给力的一个词。这个我称之为“2011现象”的不仅是新的概念，更是一系列改革创新的实践活动，其中党政改革也如火如荼。在一些发达地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正在换位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群众第一、民生为本、幸福指数正在取代GDP指标成为考核政绩、考评干部的新标准；政府职能转移不仅开出了明细清单，也列出了具体的时间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程序越来越规范；“小政府、大社会”逐渐成为政府改革的目标；一些地方恢复了党委群众工作部的建制，谋求群众利益最大化成为执政党改革的新目标；党群、干群矛盾更多地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千方百计求和解；一个重要的中央机关把“社会治安”的牌子换成了“社会管理”，表明其职能和定位的转变；公检法等相关部门也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探索自身的改革；期待已久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通过修订“三大条例”正在变成刚性制度；事业单位改革扬帆起航；许多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旗帜下也开始探索自身的改革。经历了30多年改革洗礼的中华大地，在这样一个新词所达成的共识和行动中逐渐汇聚成一股自上而下、内在喷涌的新的改革洪流。

与此相呼应，这一年，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一股来自网民——网上公民公共问责的社会力量日益成为影响公共过程的重要因素。“郭美美”、“7·23”等一系列牵动公众敏感神经的突发事件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公民的存在不再只是宪法条文中苍白的概念，而成为现实中有强烈权益表达和问责意识的力量，这是我们社会中前所未有的自下而上且凝聚在一起的巨大力量。

这是两种激动中国的巨大能量，值得关注和深入探究。这一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投身于这种探究的调研中。“两会”结束后，我参加了全国政协社法委组织的专题调研，花了半个月时间，去了沿海的5个主要城市。6月开始又带着调研组先后去了9个地方，其中的巫溪、信阳、肃宁去了都还不止一次。加起来，这一年先后跑了14个地方。虽免不了走马观花，但总力求深入一线实际，除座谈、访谈外，每次都还有调研组的“单独行动”，走访当地的社区、农户、街头、村边等。我们用勤快的脚步，丈量这一次无论在体制上、机制上，还是在社会重建、重组等多重意义上都具有二次改革之势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力度、高度和深度。许多朋友和校友为我们提供了方便，让我们得以在每一个地方都能见到并访谈当地社会管理创新的主政官。这是我力主这项实证调研必须尽到的职责。之所以称为“主政官”，是因为他们不仅是当地社会管理创新的党政负责人，更是思想理论的引领者、创新者和改革的实践者。因为有了主政官的声音，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把握并勾勒出当地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脉络与战略架构。不仅如此，不同地方间的差异、特色乃至优势劣势，也能从中解读不少。本刊从中选择五个具代表性的地方，以访谈录的形式刊登与当地主政官的对话，以展现社会管理创新在当前这个阶段呈现在各地的主要思路与战略。我要特别感谢这五位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的主政官，他们不仅都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与我对话，还对我们整理的对话稿进行再三审阅修改，然后应允我们公开刊用。

也因此，本刊采用了一种比较新颖的体例和风格，以专辑的形式集中刊发有关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系列讨论。与五个访谈录相呼应的是五篇述评，分别就五个地方的社会管理创新进行深度讨论。这样的讨论旨在唤起读者的关注，以引发更大范围的讨论，将这种思考和研究引向深入。

这一年，我的另一个收获是上了微博。虽不怎么控，但一年下来，每天都在用，一共发了370条短信息。因为有微博，不仅我的新闻获取形式及内容大大改变，且有了不少粉丝，在一定程度上身体力行地融入

了网络公民社会。昨晚十点多，我在微博上写道：

2011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盘点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实现了两个夙愿：一是用一年时间，和朋友们携手帮助一个陷于绝境的素不相识的聋孩子成功完成了人工耳蜗手术，并将全部善款交给了孩子父母；二是通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非营利组织管理列为公共管理核心课程，全国 70 多高校开此课。2011 万岁！

一位网友评论说：“两个夙愿都是有典型和标志性意义的。”他说得真没错。这一年，回首虽有很多值得书写的故事，但这两件最让我感动。第一件，无意中遇见嘉欣和她的母亲，她们贫穷且受骗，30 多万元的手术费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之家简直是天文数字。有幸得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世界宣明会的资助，NGO 研究所的师生们也慷慨解囊，在新年到来之前终于做成了手术。这种爱的感动，于嘉欣、于我、于大家，都是 2011 年最难忘的。第二件，我们 10 年前在清华的课堂上创始这门课，炎凉冷暖，一路走来，终于有了这样多的响应者，有了共识和集体行动且敲开了制度之门，国务院学位办在日前下发的《全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将“非营利组织管理”列为 12 门核心课之一。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衣衫褴褛的独行侠，这无疑是巨大的成就，是 2011 年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深信，我所经历的，一定也是许多网上公民所经历的，一方面有自己的慈善体验，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从某种具共识的集体行动中找到的成就感。

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民社会，就像是连接这种体验与成就感的两端。

在香山平台上，我们遇见一位 84 岁的习武老者，他的音乐和动作打动了许多人。这是元旦的节目。那路拿了 10 元零花钱放到他摆在地上的盒子中，驻足良久。他一定是在感受那种体验和成就感？只是比起我，他的更真挚些，更纯粹些。

新的一年，期待我们有更真挚和纯粹的体验与成就感。

王 名

2012 年 1 月 1 日于涵清阁

目 录

主题访谈：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经验

社会管理创新的上海实践：马伊里访谈录…………… / 1

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是重构政社关系

——评马伊里访谈录…………… 蓝煜昕 / 15

社会管理创新的信阳实践：王铁访谈录…………… / 25

信阳“四家工作法”的制度逻辑困境之分析

——评王铁访谈录…………… 曾志敏 / 33

社会管理创新的巫溪实践：郑向东等三人谈…………… / 45

社会管理创新应重视和建设基层社会

——评巫溪实践…………… 胡英姿 / 64

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圳实践：刘润华访谈录…………… / 71

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观与全局观

——评刘润华访谈录…………… 徐宇珊 / 87

社会管理创新的北京实践：宋贵伦访谈录…………… / 93

社会管理创新的北京经验

——评宋贵伦访谈录…………… 杨 丽 / 107

论文

比较视域下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政府政策因应…………… 臧雷振 / 142

中国公募基金会筹资模式的发展和创新探析	刘选国 / 161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研究	陈旭清 田振华 / 189

案例

防艾草根 NGO 合法化的分析

——以“上海青艾”为例	韩俊红 郑明哲 / 209
-------------------	---------------

非政府组织联合体建设中的集体行动难题分析

——以中国 FA 草根联盟为例	赵小平 赵荣 卢玮静 / 223
-----------------------	------------------

书评

富在善德

——论聂云台《保富法》一书对当下中国社会

道德重建的启示	郑若婷 范芳超 / 235
---------------	---------------

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分析

——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	王玉宝 / 243
--------------------	-----------

随笔

回顾，2011 年中国的行业协会	张经 / 253
------------------------	----------

私募基金会将为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王言 / 268
-------------------------	----------

最是一年春好处	棠咏 / 272
---------------	----------

《中国非营利评论》专刊征稿启事	/ 275
-----------------------	-------

稿约	/ 277
----------	-------

来稿体例	/ 279
------------	-------

CONTENTS

Main Topic: The Local Experiences of Innovations in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s in Social Management from Shanghai:

An Interview with Ma Yili / 1

The True Substance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s Lies
in Rebuilding Governmental-Social Relations

—*Discussion of an Interview with Ma Yili* Lan Yuxin / 15

Innovations in Social Management from Xinyang:

An Interview with Wang Tie / 25

Challenges Fac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Xinyang's
“Four Household Work Method”

—*Reflections on an Interview with Wang Tie* Zeng Zhimin / 33

Innovations in Social Management from Wuxi:

A Three-Person Discussion with Zheng Xiangdong / 45

Building Base-Level Society: A Discussion of Innovations
in Social Management from Wuxi

Hu Yingxi / 64

Innovations in Social Management from Shenzhen:

An Interview with Liu Runhua / 71

Innovations in Social Management: Historical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s

—*Discussion of an Interview with Liu Runhua* Xu Yushan / 87

Innovations in Social Management from Beijing: An Interview
with Song Guilun / 93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s from Beijing: Discussion of
an Interview with Song Guilun

Yang Li / 107

Articles

- Policy Reactions to the Expansion of Volunteer Servic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Zang Leizhen* / 142
- Innovative Fundraising Models Among China's
Public-Funding Foundations *Liu Xuanguo* / 161
-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Funding Foundations
in China's Minority Regions *Chen Xuqing & Tian Zhenhua* / 189

Case Studies

- The Legitimation of a Grass-Roots AIDS Prevention
NGO in China: the Case of Shanghai Youth AIDS
Prevention Service Center *Han Junhong & Holly Zheng* / 209
- 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NGO Coalitions
—*The Case of the China FA Grassroots Alliance*
Zhao Xiaoping, Zhao Rong & Lu Weijing / 223

Book Reviews

- Prosperity Lies in Benevolence and Morality: Lessons in
Rebuilding Social Morality from Nie Yuntai's
Ways of Protecting Prosperity *Zheng Ruoting, FanFangchao* / 235
-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s from a Theory on Social Communication* *Wang yubao* / 243

Impressions

- A Retrospective: China's Trade Associations in 2011 *Zhang Jing* / 253
- Private Foundations Will Infuse New Blood Into Philanthropy *Wang Yan* / 268
- Early Spring, Incomparable Yearlong *Tang Yong* / 272

Call for Paper of Special Issue / 275

Request For Submissions / 277

Review Guidelines / 279

社会管理创新的上海实践： 马伊里访谈录

按：2011年8月下旬，清华大学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王名一行赴上海调研，访谈了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就上海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进行了深入交流。

一 理智回头——上海的社会管理体制思考

问：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社会管理创新，想通过调研来观察、了解、学习、总结一些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做法。我们已经走了五六个城市，感觉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各地都在探索，但各地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认识和体制安排都不一样。如深圳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把重点放在加强社会建设方面；北京、重庆等地则更强调社会管理和矛盾协调；广东最近也有比较大的动作，成立了非常实的社会工作委员会，极大地强化了推动体制。所以，首先想请您谈一谈社会管理创新的体制问题及上海在这方面的考虑。

答：社工党委最早是上海先有的，^① 然后才是北京。北京走得比较

^① 2003年8月，上海成立市社会工作党委，当时的职能主要是负责“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2007年12月，北京成立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简称“北京市委社会工委”）；2011年8月，广东成立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

快、做得比较实，现在说广东比北京做得还要实，这很有意思。北京做得大的时候，上海做小了、做虚了。很多的事情最早开始于上海，但往往全国都在开始学的时候上海又回头了。形成这种趋势，上海显得很另类。但我特别提醒你们要关注上海的回头，上海的回头是比较理智的。现在我看社工党委如果再这样做实下去，可能会有负面的东西。我印象中上海社会建设最早是社工党委来做，许多年来试图要做实，但没办法做到。之后上海在社工党委基础上建了一个社会服务局，因为不想它只在党的系统里，认为社会和政府这方面要打通。但社会服务局走得非常艰难，它和现有的法律有冲突，它的社会服务地位很难理顺，后来它把上海行业协会当中比较大的协会纳入管辖范围，其他也没做出实质性的东西来。

问：社工党委是针对“两新”组织的？

答：是，但是它没有涵盖全部“两新”组织。2009年，全国针对“两新”组织进行体制改革，上海在落实的时候又把“两新”组织交回给民政局，社工党委又变回牵头宏观研究的部门。这个体制走到现在，我认为市委领导还是想有一个实体部门，但这个实体部门到底是在社工党委基础上再加一个实体，还是让社工党委本身做实，或是在政府机构里面另找一个，现在还存在争论。把社工党委本身做实就是北京的做法，它没有单独的社会服务局，而是把教育卫生、社会组织等它认为和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有关的全整合到社工党委里。现在广东似乎要在它的基础上做得更实，把综合治理也放进去。但是上海恰好是收缩的，把社会服务这一部分全部还回给民政局和工商联。至于在政府里面再设一个实体部门的探索，我感觉政府有意让民政局来担这个角色，因为党委和政府的东西加在一起可能与现有一些法律法规冲突。所以在2009年我们的社会建设大会之后，格局就有点向这个方向走，我成为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副主任。2009年到现在，社工党委只是讨论问题、研究问题，不涉及微观事务^①。我参与其中使得社工党委能够直接和民政局对话，讨论的成果很快就能在民政局得以实施。所以你们会看到

^① 上海市社会建设领导小组成立于2009年上海市社会建设大会之后，办公室设在市社会工作党委。

我们这两年做的事情很多很快，都是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建设这方面的内容。在中央社会管理文件没有发出之前，上海差不多要形成让民政部门在政府里面牵头的局面。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有的地方的体制跟法律有冲突，改革摩擦太大不一定是好事，也偏离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本意。

问：如果说以民政部门为核心，它的思路可能是社会建设，但是它需要协调其他部门，实权的力度有多大？

答：实权的力度不在于民政部门自身的力度，而在于被赋权多少。如果党委政府赋权给这个机构的话，它就不是以民政局的名义。就像老龄委一样，老龄委现在的协调力度很大，老龄委的办公室就放在民政局。实际上在今年上半年，我感觉上海的领导同志已经形成共识，即没必要再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在现有的体制里面找一家和社会管理、社会创新有关系的部门最好。他们选择民政部门我认为是非常好、非常智慧的。所以中央这一次社会管理创新由综治委牵头我个人不太赞成，这对外是一种不太好的信息，以为社会管理就是控制。所以应该放在民政部门比较有亲和力，比较容易从基层做起，比较容易去调动社会的力量。

二 发展阶段论——社会管理体制的差异性认识

问：您如何看待上海在社会管理体制安排上的不同？

答：我认为你们做研究可以在全国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他地方可能在社会事业这方面还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如教育卫生还要投钱。而上海在全国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很多方面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如农村教育卫生投入已经差不多，城乡一体等问题基本解决，上海正在做下一步的事情。所以如果再把教育卫生纳入，整个体系都不顺。我估计广东还有一些这样的事情没完成，他们可能需要用比较大的力量去推，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照理说北京和上海不用这么做，但是这里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人的问题，北京的社工委体制很强，所以它有这种能力。我认为社工党委出思想、出文件都可以，但做得太具体则定位不明确，

比如教育方面的法规应由教育局做而不是社工党委来做。现在上海回归到一个综合协调、搞调研的过程，我们这个办公室从成立到现在做了两轮有关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调研，去年7个调研题目里面有4个与民政相关，今年10个题目里面有6个，就是呈现这样一个格局。

事实上，社会管理体制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变化的。我们总想用一个模式来统一全部，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对象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我认为做研究如果采用阶段性分析方法，可能会找到答案。我们可以用一些指标来判断发展阶段，当一些现象出现了，就说明它已经到了这个阶段，而不是平白无故地出现这些现象。在上海也是这样，我们要推一个政策出来。为什么大家那么难统一？因为各区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关于街道要不要搞经济，就这么一个问题，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是有利益在里面，其实不是，因为它处的阶段不一样，回答自然是不一样的。当街道还非常穷的时候它一定说怎么可以不搞经济，经济一定要做，不做我就完了。但是放到静安区它就坚决不要街道经济，它说那个东西来了，我的整个经济、招商引资就全完了。它们的判断不一样，就是因为它们发展的阶段不一样。同样，对社会管理体制，上海人说不应该做什么，北京人说该做什么，我的判断是大家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哪些要素可以判断你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或者哪些要素可以判断你还停留在上一个阶段？如果我们的研究中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可以让大家知道你的发展方向在哪里。现在我们很糊涂，认为媒体看得高、领导批示和肯定得多的就是发展方向，但我不这么认为。发展方向是有阶段性的，你研究上海为什么不那样走，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个阶段，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不允许我们那样走。现在很多人不区分发展阶段而盲从，很有可能走不到一开始想要的路。所以我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有阶段性的，要跟社会发展的现实结合。

问：您说上海已经经过了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或概括？

答：上海的阶段你可以从经济上来看，上海劳动力价格低的时候已经过了，老百姓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而且呈多样性。政府说要为人民

做事情，但它非常纠结，因为所谓的“人民”已经多元化了。以前20多年来大家都觉得把企业搞好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企业是创造就业岗位、创造税收的，所以要做的就是支持老板把企业做好。但是现在服务对象已经分化了，劳资之间是有矛盾的。政府站在哪边？到底是支持企业减员增效，还是要解决最低工资？政府要出台最低工资线，企业的反响最大，老百姓是不介意的。当地政府会反对，因为最低工资上去了招商就难了。所以现在政府出台一个公共政策需要平衡的利益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旦用阶段性的思维来看这些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么的难。大家对发展阶段的认识不一样，就会造成对事情的取舍不一样。现在上海正在争论还要不要低价，要不要用低成本来竞争。上海当然要朝前发展，所谓数据降下来并不是说不发展。但说到发展，大家对阶段性的特征认识很不一样，有的人认为现在的劳动力成本不应该那么高，所以社保都不要搞，否则经济竞争力就没有了；但是另外一些人说上海就是要在适度的劳动力成本下发展，必须要走这条路。所以说到民政和社会管理，我认为跟这些阶段性特征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这两年上海讨论的比较主流的观点是要在适度劳动力成本的概念下发展招商引资，也就是说你不能用低劳动力成本去招商，土地成本也一样。这对我们的社会建设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否则我们没有机会去搞民生。有一种说法说先发展经济才能发展民生，才能来搞社会建设，我不赞成这个先后的关系。现在发展那么好，还有一个声音说不能那么多地发展民生，你的工资也不能那么高，你的成本也不能那么高，那你什么时候发展，社会建设什么时候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已经碰到了很大的挑战，它很难去平衡那么多的利益。

三 共同成长——调整政社关系的心智历程

问：这个阶段论的认识对上海的社会组织管理有何启示？

答：既然这个阶段政府碰到挑战，很难平衡利益，那我认为社会的出现是必然的。从你们的研究来看，社会组织有很多的好处，但这个研究者刻意去发现和强调的，在现实中，我们的社会组织并没有很

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假设社会组织能做什么事情，能够比政府做得好，但是我们去推动的时候发现它们的能力很差，还没有现有的事业单位做得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那怎么办？这时候有一个声音说政府要买单、要支持社会组织。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这个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也在呼吁，但我认为上海在社会组织管理中真的已经很超前，到了一定阶段还这么说就会把社会组织给淹死了，淹没它们来自成长的机会。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府原来认为是权力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烫手山芋，不得不把它扔出来。但是扔出来以后，我们的社会组织还没学会怎么去接。所以我从几年前就开始认为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是最重要的。

政府要来买单是必然的，不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多好，而是政府有自己的立场，不是它管的、管不了的、管不好的它一定会推出来。那政府推出来之后社会组织准备好接了没有呢？事实上这是个挑战，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社会组织这么多年不就等着政府放出手来吗？所以，从社会组织的立场来讲，我认为能力和自己的公信力是生命线，现在聪明的人就是要赶快把这一块做好。如果站在政府立场，我认为放出来是必然的，这已经变成烫手山芋了，你看现在谁还愿意去兼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的领导？政社分开是必然的。这个过程我比较清楚，可以说在和 YMCA 的合作^①中我把这个过程全部经历了，我比较早地知道政府干不了那么多事。

问：能不能详细地谈一谈这个过程？

答：那个时候我很认真地跟它们合作。我在政府里说它们很能干，应该给它们钱；在民非组织那里说它们能干很多事情，我们支持它们。大家都很喜欢，说马伊里很支持社会组织。可真的合作以后就发现它们能力有欠缺，但把它推出来了就得支持它。但在我强力支持它的时候，它自己的能力却不成长。吴建荣^②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一旦遇到问题就对别人说你们去找马伊里。我也没有办法，找不到别的组织，只有去说

① YMCA 即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该合作是指创立上海罗山市民会馆。罗山市民会馆于 1996 年开业，是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早期探索。

② 罗山市民会馆的负责人。

服别人支持它们。但是它也要改进，它要不断地和方方面面的人打好交道才能做大。后来大概合作的第三年，我开始跟它讨论能力建设，说你一定要成长，一定要学会跟社会打交道，别以为你是社会组织就天然会和社会打交道。在与罗山会馆的合作过程中，人们往往认为你很超前，而且还是跟一个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合作，有很大风险。其实我不关心是不是超前，我一直说社会组织的出现不是某一个人的灵感，事实上我是碰到了现实的问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才去找社会组织的。在那个时候，我发现社会组织的确有风险，不仅它自己有风险，对我也有威胁。它不好的地方如果不能改，我就要为它背黑锅。所以那个时候我参加社会组织的会，就开始说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非常重要。有一年它们说马伊里好像变了，不支持我们了。但是我内心并没有变，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到能力建设的阶段，你必须成长。我帮助你、爱护你，想和你继续合作，但不能因为你的错误背黑锅。

事实上 2002、2003 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争论，报刊文摘上也有反响，好像马伊里是个罪人，什么都不支持吴建荣。后来我就断了和吴建荣的一切联系，不争论。这个东西是我们培养起来的，我认为我们是过度地爱护了它使得它反而不成长。我大概跟他断了五年的联系，我说不争论，因为我们都不是出于私，至少我个人是如此。这种争论最大的危害是社会组织自己，因为它是刚刚成长起来的，要是原来支持你的人都说你不好，你不就走不下去了嘛。到了这个阶段我就要跟你分开，当然我走的时候跟股东说，你们还是要继续支持。后来华爱^①注册之类的事情只要他做得好的我都会暗中支持。直到去年，他才开始有点反应过来，主动来找我。他们自己也说吴建荣跟马伊里的关系到这地步，是它们最大的损失。我说不能这么讲，这或许正是你们成长的一个过程。

从这之后我和社会组织的合作都保持距离，保持它们的独立性。我要回归到政府的立场讲话，我还是一个政府官员，我不能全部站在你的立场上。我的这个过程是政府社会管理的过程，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官员在做，但政府也要经历这个过程。政府启动市场化的过程也很有意思，

^① 即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是 YMCA 发起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